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塾江李植署檢

癸酉嘉平

渭南嚴氏

用學津本

精校刊於

成都賁園

毛詩古音考乃前明福州連江陳第季立先生所撰書
久傳世博雅家多引重之予時以未得誦讀爲恨長孫
家恆於邑明經席作舟家得抄本三復不已嘆其別開
手眼證據淵博大有功於詩教云先生與吾邑比部主
政李公睥如友善李官金陵解任作詩名旅言先生敘
之曰旅之道易備之矣爲疏旅卦剛柔義以廣之謂睥
如善詩第請以易進予重刻李公元居集讀其敘情深
而文明知其所蘊蓄者深也按先生少稟異質補極羣
書倜儻自負喜談兵嘉靖壬午戚繼光征倭至連卽與
定平倭策應俞大猷聘以邊事上書大司馬譚綸奇而

薦之起家京營守古北口歷遊擊將軍屢立戰功以忤
巡撫拂衣歸時年五十絕意仕進六經皆有撰述金陵
焦太史弱侯嘆服稱其異人者三出遊五嶽足跡幾徧
天下生平著作甚富古音考特其一也其義例詳載自
序及焦太史序與讀詩拙言中讀之可以增長人神智
愈知詩之教有益於人者大且深也回付梓以廣其傳
爰序其得書本末以弁首云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歲仲夏月濰川徐時作書於崇本

山堂

重刊毛詩古音考序

自唐顏師古章懷太子注兩漢書始有合均之說後之
治毛詩者踵襲其誤均所不諧則概以叶命之而三百
篇暨三代兩漢之古書殆於不可讀矣其後吳棫楊慎
之徒稍稍窺見涯涘頗寤古今音讀之殊然卒未有能
深探本原洞曉其旨趣者陳氏季立乃始力闢局奧爲
毛詩古音考一書於是古音之說炳若日月 國朝諸
大儒益因其舊推擴而精求之引伸觸類旁推交通匪
獨音均之學大明三百篇暨古有均之書可得而讀而
已六書之指象形象事會意而外形聲轉注段借三者

其本皆原於聲音是故必明乎古音而後訓詁明訓詁明而後六經之說可得而知我朝經學度越前古實陳氏有以啟之雖其後顧江諸賢之書宏博精密益加於前時然陳氏創始之功顧不偉哉有明一代蔑弃古學譌謬相循沈潛遺籍傑出元解陳氏一人而已且今世之士承康熙乾嘉以來諸儒之遺緒搜采逸文考定古義譬之駕輕車就熟路人皆得勉焉陳氏生當有明之季舉世汨於浮游膚陋妄庸之學獨刻意稽古覃精冥悟卓爲百代之先覺斯至難能者耳今觀其所爲本證旁證及所附讀詩拙言旁羅雜襲究極幽渺可不謂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歟嘗以謂古今學術與世風尙轉移當其標幟所樹舉天下之人賓敬而奔趨雷同而響應景附而焱合雖有高明之才不能不爲所震駭俛焉以從之一旦風會遷變弃其舊而新是圖彛時之所尊尙漸焉有若腐枿漂梗隨雰埃以俱盡夫惟特立之君子高蹈遠覽不與時俗遷貿獨爲絕學於舉世不爲之日深造自得而卓然不謬於古人夫然後獨立於百世而不可磨滅孟子所以稱豪傑之士者此也陳氏是書刊於萬歷丙午乾隆中濰川徐氏嘗重梓以行而傳本蓋少往在京師友人李君士棻購得此書肅甯苗仙

麓先生聞乃再拜求之其難得如此余嘉陳氏有功於
古懼其書之遂泯使後之治古音者無以考其朔也於
是爲付諸梓人以廣其傳焉屈宋古音義陳氏所以左
右是書者也并付刊於其後云光緒六年春二月武昌
張裕釗書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毛詩古音考四卷明陳第撰第有伏羲圖贊已著錄言古韻者自吳棫然韻補一書龐雜割裂謬種流傳古韻乃以益亂

國朝顧炎武作詩本音江永作古韻標準以經證經始廓清妄論而開除先路則此書實爲首功大旨以爲古人之音原與今異凡今所稱叶韻皆卽古人之本音非隨意改讀輾轉牽就如母必讀米馬必讀姥京必讀疆福必讀偁之類歷考諸篇悉截然不紊又左國易象離騷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

古歌謠箴銘頌贊往往多與詩合可以互證於是
排比經文參以羣籍定爲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
詩自相證以探古音之源旁證者他經所載以及
秦漢以下去風雅未遠者以竟古音之委鉤稽參
驗本末秩然其用力可謂篤至雖其中如素音爲
蘇之類不知古無四聲不必又分平仄家又音歌
華又音和之類不知爲漢魏以下之轉韻不可以
通三百篇皆爲未密然所列四百四十四字言必
有徵典必探本視他家執今韻部分妄以通轉古
音者相去蓋萬萬矣初第作此書自焦竑以外無

人能通其說故刊版旋佚此本及屈宋古音義皆
建寧徐時作購得舊刻復爲刊傳雖卷帙無多然
欲求古韻之津梁舍是無由也

毛詩古音考序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至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每深疑之迨見卷軸浸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誠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及觀古音考一書取詩之同類者而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元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

古音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韵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韵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于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功豈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嗜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而簡陋自安者至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蓋余嘗言季立有三異而或者之所言不與焉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餅鉢蕭疎野衲不若一異也周遊萬里飄飄若神仙不可羈紲而辭受硜硜不以秋毫自點二異也貫串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博矣而語字畫聲音至與繭絲

牛毛爭其猥細三異也若夫爲今詩從今韵以古韵讀
古詩所謂各得其所耳奚異焉余爰系其語于簡端有
不知君者亦可得其爲人之大略云

萬曆丙午夏秣陵焦竑弱侯書于所居恬愉館中

[illegible]